

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权党”现象探析

那传林

【摘要】当代俄罗斯的政党制度是一种“无执政党的多党政治制度”，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的党没有组阁权，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由国家杜马同意后履职。俄罗斯存在“政权党”也就是支持总统和政府的党，但没有执政党。“政权党”在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和没有执政党决定了俄罗斯“政权党”的形成，从“政权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中还需要时间。针对这一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党建设的独特现象，本文对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权党”现象的本质、产生的原因、未来与前景进行初步探讨。2012年前后的“倒普”平息后，作为“政权党”的“优势党”政治垄断不再被完全接受，但是“政权党”当前的形式在最低限度将会被保留着。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治理；“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优势党”；国家杜马选举

【中图分类号】 D7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5)05-0088-08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党建设”(14BZZ006)；2014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当代俄罗斯政党研究”(kx171308)；2015年度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示范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英才海外研修计划”(2015YCKY02)；2014年度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指向性课题“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权、产权关系研究”(GBQYYJELS1404)。

【作者简介】 那传林(197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俄罗斯国立布里亚特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进程、当代俄罗斯政党、俄罗斯外交研究。

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党所起的作用和其他国家政党的明显不同在于：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有“政权党”也就是支持总统和政府的党却没有执政党。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的党没有组阁权，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由国家杜马同意后履职。本文拟对“政权党”这一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党建设的独特现象的由来、发展的过程以及在俄罗斯国家治理中政党建设所起的作用和前景进行初步探析。

一、当代国家治理中的政党建设

由于国情不同，政党在各国国家治理中所起的路径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现代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从社会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从政治共同体到朝代国家(一家之国)到民族国家(国民之国)的产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古以来”！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现代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1648年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出现和确认的。一般来说，在那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结束的西方国家里，伴随着几百年培养起来的契约精神、法治精神和民主精神，自然地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也产生了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政党；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领域是不一样的。政党连接国家和社会，通过定期选举保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传承，表达选民意志，在国家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切主要的政治过程和关系都在政党中得以体现。当然，具体

到英、美、法、德等各个国家,它们的国家治理建设中的政党建设经验又是不一样的。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还未结束的国家,包括那些新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东方国家,走的是“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路径。革命党在取得民族革命胜利前就已经产生,在民族革命胜利后掌握政权,肩负着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执政党的位置上继续领导建构民族国家,改造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任务。同时也有改造执政党本身、与时俱进的任务。

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中政党建设和东西方的路径截然不同。直到1905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俄罗斯没有政党。为了维护对多民族的国家的治理,超大型的俄罗斯帝国依靠的是专横的权力和强势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由此带来个体对权力和国家的臣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先后在1917年和1991年发生过两次大的政权变更。1905到1917年俄罗斯帝国曾有过短暂的多党制的历史。1917到1922年为苏俄时期。1922年底到1991年苏联共产党曾执政69年,苏联时期国在党中。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国家独立,但原有的立法制度——苏维埃制度还在。1991到1993年期间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议会制共和制。为了解决已有的总统制和原有的苏维埃制的矛盾,1993年10月叶利钦炮打白宫,以武力最终解决政府和议会权力之争。俄罗斯1991年独立后,特别是在1993年10月府院之争结束后,新生的政权面临着重建国家、社会以及政党的任务。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宪法》颁布并确认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为总统制共和制。不同于东方和西方国家治理中的政党建设,地处东西方结合部的俄罗斯国家治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政治权力造国家和政党,从这点来说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俄罗斯国家治理中的政党建设有着不同于东西方的特点。本文所探析的俄罗斯国家治理中的“政权党”现象正是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中政党建设的特有现象。

二、俄罗斯国家治理中的“政权党”问题的本质

(一) 苏联总统的政治遗产

早在1993—1994年,也就是俄罗斯获得独立不久,“政权党”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俄罗斯被广泛提及。如今“政权党”已经成了政治学关于俄罗斯政党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一些政党试图成为“政权党”。但许多学者认为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态下,“政权党”是无益的甚至是不需要的。对于“政权党”产生的令人信服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也缺少对这个概念的公认界定。在已有俄罗斯学者对“政权党”的基本界定中,从总体上来说没有涉及到对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了解,同时存在着对“政权党”更狭隘的理解,他们强调其“党的”而不是“权力”的特性。在解释“政权党”产生的原因时,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贺金()指出了在选举中“政权党”的权力精英与别的政党的不同。权力精英们被看成“政权党”的“起始者”,他们的战略形成了“政权党”,但却留下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政权党”战略的特点是什么?

说到“政权党”在俄罗斯形成的原因,特别要强调在苏联时期的最后两年(1989—1991年)俄罗斯精英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及第一次相对自由的人民代表选举。在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并确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后,苏联发生了1991年“八一九”事件。这一事件在今日俄罗斯被官方认为是苏共内部极端斯大林模式坚持者排除了必要选举支持发动的政变,被解释为玷污了普选原则。这一事件致使苏共的威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苏共解散。如果没有苏共内部极端斯大林模式坚持者发动的“八一九”事件,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可能不会解体,会以“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形式存在。“八一九”事件导致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俄罗斯要求最终“离婚”和散伙,并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在别洛维日事实上宣告了苏联的终结。没有波罗的海三国,苏联一样存在,但是没有俄罗斯,苏联就不能存在。

“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最终选择辞去苏共总书记这一职务,这可以理解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宪法修改后,在多党制条件下把苏共塑造为执政党的努力失败后,他以超党派总统的身份保持苏联的努力尝试。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失败,但是超越党派的总统、没有政党属性的总统却被俄罗斯保留下来,并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党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俄罗斯“政权党”的本质

“八一九”事件后在俄罗斯尽管发生了政权的变革,宪法、政治、行政结构在联邦及其联邦主体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和革新,但执政精英的构成保持不变。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最终独立,俄罗斯执政精英的基本来源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戈尔巴乔夫时期形成的执政精英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更换,这其

中包括新生的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需要指出,根据格拉索夫的观点:1993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次相对自由的选举局面要求借助杜马中的政党来确认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但是利用杜马中已有的政党来达到这个目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这时俄罗斯距离1991年底独立已经两年了!不同于东欧国家,俄罗斯精英也不能利用苏联执政精英的“政治反对派”来确认执政集团的合法性,因为在俄罗斯这同样不存在。而且在“民主阵营”中,由于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分化,也缺少这样合适的政党。所以俄罗斯执政精英需要创造新的政治组织和政党去参加选举,在国家杜马中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在俄罗斯,“政权党”的特点在于俄罗斯政治制度自身包含“超级总统制”和没有“执政党”的多党制。俄罗斯执行权力的加强及立法的弱化促进了总统的无党派性质。总统以仲裁人和护法者的角色出现。当代俄罗斯主导的政治力量、权力精英、现实的“政权党”本质上是以总统行政和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官僚。在民主的名义下,执政精英在俄罗斯与政治权力混为一谈。执政精英本应该在公民社会中拥有政党基础,而相反政党在俄罗斯中却表现得像外请的帮手。对权力的兴趣、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服务于自己的社会利益,促进了执政精英去创建新的政党,这些政党获得了“政权党”的称号,但不是权力(在选举中的成果)从属于这个党,而是这个党从属于权力,党成为权力的附属物,社会政治和选举的代用品。这便是俄罗斯“政权党”的本质。

三、俄罗斯“政权党”现象的由来和作用

(一)俄罗斯“政权党”的由来

1995年春天,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第一个作为有组织的以全俄社会政治运动“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形式形成的全国性质的“政权党”。作为后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联邦“政权党”(在联邦主体有政党分支机构),对于 的产生最初只限于三个因素:

第一,既有的俄罗斯政治制度和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复杂性。无论是权力的拥护者还是权力的反对者,由于社会深度的意识形态分裂,造成了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裂,政党和社会的分裂。许多学者都谈到了俄罗斯超级总统制对政党发展的种种不利。俄罗斯权力的中心是俄罗斯总统而不是国家杜马,但当时叶利钦对所有其他的政治制度作出决定却不能控制他们,这样的条件加强了“政权党”的发展。在通常的政治制度中,政党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推出自己参与国家管理的候选人和形成执行权力。看一下“政权党”的历史,那些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和还在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总统从来就没有做过党派候选人。在1996、2000、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许多联盟支持了将来的总统。他们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组织,也有上层的影响。“政权党”也参加了这些联盟,但2007年前没有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2007年之前“政权党”还没有能够成为国家杜马中的“多数党”。

即使还没有能够成为国家杜马中的“多数党”,“政权党”也在俄罗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政权党”整合了零散的精英(管理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支持了权力活动,形成了政治目的制度化。其次,“政权党”巩固了国家杜马的选举成果。执政精英必须拥有国家杜马的代表授意,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政权党”排除了国家杜马中反对派的阻碍,保证了“议会游戏”的进行。第三,“政权党”也是行政干部成长的阶梯。列举“政权党”的作用仅仅是复杂的俄罗斯权力任务的一部分,问题在于权力精英担心的首先是怎样保存自己的权力,在这种场合下政治斗争的出现不可避免。因此在许多关于“政权党”的解释中没有令人信服的。毕竟这些“政权党”的出现和更替表达的不仅是社会意见的改变,更是以加速度产生的执政精英分布的变化。

第二,“政权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起源和形成逻辑。这种政治现象刚好形成了预先参与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政权党”存在的原因和目的。对于“政权党”,追求权力是它的本质特征。如果“政权党”离开权力杠杆,它作为现存政治现象就将消失。如果按照对民主的通常理解,民主是不同的政治决定和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达到接近的可能性制度,那么可以确认“政权党”中不存在民主管理的形式。总统权力独大,议会弱,执行权力强势,“政权党”是俄罗斯政治关系不平等的产物,最终是俄罗斯政治权力不平等的产物。

第三,“政权党”是俄罗斯威权官僚体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产物。对“政权党”来说存在的问题不是像大多数政治团体那样缺乏执行纪律,“政权党”缺少的是政党选举的基础——选民。

任何一个强势总统的政治制度自身都包含着创造独大政党的制度化刺激,这在选举中和议会中也体现

了对执行权力的支持。在俄罗斯超级总统制度中产生了选举战略的补充动机,指引了议会中亲总统的多数派的形成。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17条第2款,总统可以做出政府辞职的决定。国家杜马可以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在国家杜马对联邦政府表示不信任后,如果总统对杜马的决议完全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议会第二次表达对政府的不信任,要么总统解散国家杜马,要么政府辞职(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17条第3、4款)。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参与联邦总理候选人的确定及政府的形成过程(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11条第1款)。国家杜马三次否决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候选人的资格后,总统任命新的政府总理解散国家杜马并确立新的选举(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11条第4款)。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不能保证权力的划分,在总统和议会的关系中,缺少有效的限制总统权力的制度以及和这种制度相符合的执行权力。俄罗斯超级总统制提高了政府更替或者不断地解散议会危险的可能性。

(二) 俄罗斯“政权党”的作用

为了减少总统一议会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性,需要通过形成“政权党”,建立总统对议会的控制。“政权党”这一名词我们用其称谓在议会中作为总统和政府的传导者和支持者的党或联盟。俄罗斯总统的战略主导了这样的党的产生。首先,“政权党”最大限度地影响了杜马立法决议通过的过程。“政权党”的存在保证了在国家杜马中法律的通过,连接了总统和政府,提高了立法过程的有效性。其次,“政权党”的存在保证了议会多数派的要求。因为俄罗斯现有的宪政设计不能保证议会各政党足够的联系。第三,当存在“政权党”时,总统就摆脱了对立法过程的必要干预,实现自己颁布法令的权力。根据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意见:在缺少议会多数派支持的情况下,总统拥有颁布法令的权力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坏的结果。这就导致了“立法战争”,最后降低了杜马的确定性,招致被解散的危险。需要补充的是“政权党”的形成不要求增加执政精英在保存自己位置上的政治交易费用。照例政府陷入少数派支持的危险导致被解散,而总统不承担形成新政府的政治交易费用。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设计引起对在议会中创建“政权党”的导向战略的必要刺激,明显地参加选举是这个战略得以实现的一个现实方法。为此需要“政权党”出现在选举舞台。

事实上“政权党”在1993年、1995年大选中的失败使“政权党”在当时没有可能转变为“多数党”。在选举中俄罗斯国家杜马应用了“混合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两部分不同地影响了政党建设,最后刺激了精英参加大选的特别战略。一方面形成了选举联盟,另一方面在单席位选区推出了自己的或是独立的“政党”候选人。理论上,比例选举制应该导致很多不大的政党的出现,因为给小党的选票没有像在混合选举制中在选区中所造成的选票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大的选区对政党来说就具有决定的意义。谁更大谁就明显地按比例在党或候选人之间分配席位。同时叶利钦国家治理时期俄罗斯杜马选举中进入国家杜马的5%选举门槛障碍也减弱了比例选举制的影响。相对于多数制应用到一个单席位选区,“混合选举制”促进了政党数量的减少,也经常导致两党制的形成。由此俄罗斯选举制度的两个不同制度,比例制和多数制在混合制选举制度中结合在一起,在选举中成功地变成了与其他选举制度不同的一套因素。相对多数制,这对于拥有地方分支推荐在地方范围内的候选人的政党是有利的。同时他为那些不能克服选举障碍的小的地方党打开了一扇可能的进入立法机构的窗户。在这种极端减弱的框架下刺激了政党之间的相互联合。这就涉及到了比例选举制,它使获胜的党有可能不具有地方的支持,可能和成功的组织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大概有两个来源:领导人作为“卡里斯马”的个人魅力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

四、普京打造“政权党”成为“优势党”的战略

仅仅是“政权党”,没有议会席位的优势是不足以达到支持总统和权力的目的。为此普京在成为总统后,打造作为“政权党”的“优势党”。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

(一) 《政党法》的颁布

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宣布辞职,普京成为代总统。2000年3月普京正式成为俄罗斯新一任总统。不同于叶利钦的国家治理,在普京进行国家治理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中开始加强中央权力,建设“垂直权力”。同时开始了权力精英的巩固。这个过程伴随着不以国家政治参与者为转移的政治生活,这些就造成了国家治理过程中对于“政权党”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新的原则条件。一方面,威权政治实现联邦执行权力,亲总统的

派别和议会党团联盟出现巩固的过程。来自“统一俄罗斯”党坚定和一贯的支持,从克里姆林宫(总统)和俄罗斯白宫(政府)发出的立法首创和政治决定证明了一系列亲总统的联盟如果自身不稳定不会有政治位置。但是另一方面,“垂直权力”的建立没有能够从制度层面解决国家治理中的相关问题。具有地方分支机构的“政权党”能够完全执行新的政体任务成为精英联合的工具,限制权力和地方领导人的影响。这个“垂直权力”的任务逐渐在国家杜马中获得了多数,但却不能明显地胜任。克里姆林宫已经要求所有已经具备党的特征的政治组织不仅仅建设好中央机构和议会派别,也要发展在地方的组织机构。这一目的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法《政党法》的形式被接受。国家杜马2001年6月21日通过《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联邦委员会6月29日批准并最终得以在2001年7月11日颁布执行。

《政党法》禁止了地区性政党的活动。在联邦“政权党”面前打开了在全俄范围内吸收地方性的“政权党”的前景,在州长那里存在“群体支持”以及来自中央的特别支持。《政党法》为俄罗斯处于变动的选举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不仅仅在联邦层面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中,也在后来联邦主体的议会选举中。

总的说来这些措施导致了在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党作用的明显加强。首先是“政权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和改变着其单纯地作为政府经过杜马的立法发起的传导器的形象。在普京任期内的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政权党”已经提出了选举名单,在名单上占多数的是不同的来自联邦和地方的政治精英。其次,在2004年总统选举前普京谈到,联邦权力已经不能够容忍在现存的“政权党”之外还有什么政党联盟希望得到“政权党”副本的作用和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随时准备替代“政权党”。因为在2001年12月1日以各杜马几个亲总统的议会党派为基础(统一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和他们的地区分支以“统一”党为首形成了新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几个不大的“人民党”类型的联盟在此之后尝试发挥副本的作用——从历史的前途讲他们的希望是没有根基的,2003年12月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

(二)“政权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普京的“可控式民主”及“主权民主”

“可控式民主”及“主权民主”在保留了多党制的同时也在各领域事实上减少了竞争。与之相关在权力精英的范围内,他们选择了创建带有“主导地位党”或者说“优势地位党”的多党制度。类似的建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被专家提出。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对于“政权党”是非常不利的。叶利钦国家治理时期这样的建议仅仅被当作“假想”。在新的条件下,在普京执政的俄罗斯建立“主导地位党”同样遇到了问题,一党独大不为接受。在所有类似制度的国家里,“主导地位党”执行着一个通过和接受政治决定的重要中心的作用。他们确定了执行权力总的战略,“主导地位党”是在国家中推出高层领导人的唯一渠道(在印度和日本推出的是总理,在墨西哥是总统)。这个党是不同权力精英之间协商利益的一个重要中心。利益协商的过程通过“多数党”内部相互利益的表达得以实现。但是“政权党”在长期的前景中很难达到社会利益广泛的妥协。从原来执政精英中的总理卡西亚诺夫和副总理涅姆佐夫等人先后离普京而去并坚决成为2012年前后“倒普”运动的领导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也就是说“统一俄罗斯”党应该在通常的“群体支持”和现实的领导“优势”中找到自己的民意基础,整合政治精英的内部,但这些对它来说还不能实现。

执政精英决定利用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元素为“政权党”创立新的计划。从俄罗斯九十多年前(1905年—1917年)没有建立起来的多党制中汲取多元主义,为了“政权党”执行权力决定形成立法机构的作用,从“优势党”政治制度的经验中借用立法创制活动中的垄断。“统一俄罗斯”党继续了“政权党”活动的特别形式:忽略反对派的意见,在通过议会决议时和政府仅仅在两方面基础上相互作用,而没有考虑议会中其他党派的活动。产生于苏维埃制度的苏共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利用“统一俄罗斯”党找到了自己的体现:作为不同社会活动的社会监督制度,从具体事务到公民社会的分层。

2003年上半年,在政治领域关于俄罗斯逐渐形成超级总统制共和国及更具灵活性的总统一议会混合制和议会类型的话题成为时髦。开始谈论起“统一俄罗斯”党参与政府形成的多种可能和方案。2005年10月《俄罗斯联邦政府法》进行了修改,解决了政党领导机关成员同时又是政府成员的问题。“统一俄罗斯”党在俄罗斯保守主义范围内加强,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巩固在社会上的现有俄罗斯精英优势地位的措施。之后在梅德韦杰夫任期的2008年11月5日,梅德韦杰夫在上任后首次发表国情咨文,其中关于行政改革提出三条建议:将总统任期由现在的4年延长到6年;将国家杜马议员任期由4年改为5年;政府将对议会报告工作,受议会监督。这是俄罗斯政府对1993年12月通过的宪法首次提出修改。当年11月14日,俄国家杜马一读

通过总统提交的关于延长总统和议员任期的提案,当年11月22日,该提案在国家杜马最后一读(共三读)表决中最终获得高票通过。这些调整明显是为普京四年之后重返克里姆林宫的第三任期延长为六年做准备。“可控式民主”及“主权民主”的实现需要时间。今后俄罗斯政府将对议会报告工作,受议会监督。这表明俄罗斯执政精英要进一步加强议会政党和政府的联系。

(三) 普京的第一、二任期“政权党”在俄罗斯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加强

通过“政权党”,俄罗斯实现国家治理中的政治稳定,总统、议会和政府的合作关系得以实现。现在俄罗斯的政治权力并不始终如一。通常说是一回事,想是一回事,而做就另当别论了。宣称政党一律平等但实际上权力总是垂青于某一政党。足够清楚的例子是2003年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全部的政治精英集中支持亲总统的党“统一俄罗斯”。在2003年的初夏,在选举中出现了三个亲克里姆林宫的政党,但却不尽相同。最低限度,比照在总统周围不同的利益集团“统一俄罗斯”(老的克里姆林派)、祖国党(强力派)、俄罗斯生活党(其他利益集团),在复杂的过程和克里姆林幕后的斗争中,接受了集中支持“统一俄罗斯”的决定。在老的克里姆林和新权贵之间已经达成了妥协。事实上在政党中寻找自己的代表在选举前就开始了。普京在“统一俄罗斯”联合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公开支持这个党。与先前叶利钦不参与选举前的斗争相反,普京在当年九月的“统一俄罗斯”代表大会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支持。而这离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还剩下不长时间了。这对“统一俄罗斯”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它获得了利用受欢迎的总统的巨大资源的可能性,增加了自己的选票。甚至在后苏联时代历史上,总统第一次成功地联合联邦中心和地方精英的行政资源。在地方上“统一俄罗斯”党在多个联邦主体中占优。而在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中,10月1日,普京决定领衔统一俄罗斯党国家杜马选举,并在随后进行的竞选活动中多次呼吁选民投票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普京的全力支持,使“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得到大幅提升,也使其他党派与统一俄罗斯党的距离拉得更大。

在复杂的矛盾面前,几个大的党派的联合帮助了“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甚至当时那些与共产党联系紧密的一些州长们在选举前也不再给“统一俄罗斯”党制造障碍,表达了对“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结果“统一俄罗斯”在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获得了超过36%的选票,之后在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获得了超过64%的选票。在可控式民主的条件下未必能够严肃地希望政党在法律面前平等。在普京的支持下,2007年12月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国家杜马全部450个席位中的315席,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二席位,最终如普京愿望成为国家杜马真正的“优势党”。

五、“政权党”的问题和前景

(一) 俄罗斯“政权党”的问题

在“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于2007年成为“优势党”之后,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梅普组合期间俄罗斯发生了经济危机。200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说明,普京在2000-2008年执政期间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选择有很大的问题。普京受到俄罗斯各界当然也包括政治反对派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指责。普京的第一、二任期“政权党”在俄罗斯政坛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政权党”转化为“优势党”一党独大显然不利于立法机构吸纳更加广泛的社会意见。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远未结束的情况下,“优势党”显然固化了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格局。

首先,由于俄罗斯政党在国家杜马中没有组阁权,所以与国家行政权力绝缘,只承担立法和监督职能。在俄罗斯宪法相关法条不改变的情况下,“政权党”的产生和运作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俄罗斯,政党成为个人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大部分政党的建立是由领袖推动的,而不是政党推出领袖,相应的政党运作不是靠成熟的制度和纲领,而是取决于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其次,当代俄罗斯还不存在转型过程中为执政者提供社会基础的政党体制。“政权党”和“优势党”同样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按照通常的理解,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党应当具有代表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的代表性。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是政党的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但是在俄罗斯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政权党”只是充当政治权力的工具和合法性来源,缺乏对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代表性。由于俄罗斯政党没有社会基础,使得不同政党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支持或反对总统的立场上,而不是以选民结构为基础。

在普京的第一、二任期,俄罗斯国内政治可以谈得上基本稳定。确切地说有三个原因促成这一局面:首先,

受到当时石油美元稳定进项影响的俄罗斯国家社会经济形势。俄罗斯国家预算以能源出口为重要基础,国际石油市场的大涨让俄罗斯受益匪浅。其次,宪法规定的现有的超级总统制。俄罗斯人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选举威权在俄罗斯得以实现。第三,在社会领域普京放弃了激进的市场改革,扩大了国家控制资本的力度。第一个原因的现实性是可信的,可后两个原因的前景可能却是变化的。

(二) 俄罗斯“政权党”的前景

在2011年12月俄罗斯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赢得238席比2007年的315席少了77席,不再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体制内政治反对派指责投票存在违规行为,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要求重新选举及结束普京的统治。由经济问题引发的普京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最终在2011年第六届杜马选举前后完全浮出水面,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反对“政权党”和普京的统治。面临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挑战和巨大压力,为了解决政治合法性的危机,2012年3月再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普京主导对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第一,修改了《政党法》中对注册政党的最低人数的限制。在普京当选总统之后,2012年4月2日俄罗斯关于简化政党注册手续的新《政党法》生效。该法特别规定从2013年1月1日起,政党注册的最低人数从40000人降到500人。目前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的政党有已从2011年底的7个增长到2015年6月25日的78个。第二,恢复了国家杜马混合选举制。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14年2月14日最终审议通过了新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对国家杜马议员选举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该法案规定,将国家杜马议员选举制度从选举时原来只有党派参加的比例制选举制度恢复为先前的多数-比例相结合的混合制选举制度,为小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选从而使该政党进入国家杜马打开了大门。此前2011年10月7日国家杜马通过的法案确认在2016年举行的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以及其后举行的选举中,俄罗斯政党只要获得5%的得票率(选举门槛)就可以进入国家杜马。第三,在俄罗斯地方领导人选举中建立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2012年4月25日俄国家杜马通过了直选州长的法律。政党制度和地方领导人选举制度改革后,在2013年政治反对派候选人罗伊兹曼以33.25%选票当选为叶卡捷琳堡市市长,反对派在大城市击败“统一俄罗斯”党是克里姆林宫近年来的惨败之一。截止到2015年6月27日俄罗斯的83个联邦主体(不含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中已有11个无党派人士(彼尔姆边疆区、基洛夫州、伏尔加格勒州、伊尔库斯克州、后贝加尔边疆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圣彼得堡市、科斯特罗马州、雅罗斯拉夫尔州),一个共产党人(奥廖尔州),一个自由民主党人(斯摩棱斯克州)。

这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把俄罗斯体制外的主要政治反对派纳入既定的政治轨道体制内,让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政治活动,在体制内同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当局进行合作,从根本上起到分化俄罗斯政治反对派的作用,事实上巩固了普京先前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成果包括政党制度、作为“政权党”和“优势党”的“统一俄罗斯”党,稳固了俄罗斯的政治局面。

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政权党”

年份	政权党及其意识形态	政权党的支持者及其意识形态	政权党的对手及其意识形态
1993	《俄罗斯选择》(不是全国性质的,无地方分支),激进改革派	《俄罗斯统一和谐党》,温和改革派	自由民主党,强国和爱国
1995	《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全国性质的),中右	雷布金集团,中左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反对资本
1999	《团结》,中右	《祖国-全俄罗斯》,中左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反对资本
2003	“统一俄罗斯”党,中右	《祖国党》,中左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反对资本
2006	“统一俄罗斯”党,中右	《俄罗斯生活党》《公正俄罗斯党》《祖国党》,中左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反对资本
2012至今	“统一俄罗斯”党,中右	俄罗斯爱国者党,自由民主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反对资本

此外,作为新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梅德韦杰夫也对现在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自身进行了改革。加强“统一俄罗斯”党的自身建设,细化了党内选拔机制,规定“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出任国家杜马、地方议会领导人、联邦主体领导人需要首先在党内选举中获得提名;“统一俄罗斯”党向

各级行政和立法机构推荐候选人时必须坚持差额和保密原则；各级支部领导人以匿名投票和差额选举方式产生，任期5年；党的总委员会每年更换10%的成员，切实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成员至少20%从地方和基层机构中选举产生；为了促进党的发展，还规定非“统一俄罗斯”党人士可当选党的最高委员会成员。

总的来说，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党制度初步形成，“政权党”开始产生。普京第一、二任期和梅德韦杰夫任期加强了国家治理中政党的作用，“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成为“优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优势党”对权力的垄断招致强力反对。2012年以来普京第三任期当代俄罗斯政党制度仍然处于新的发展期。未来可以预见的时间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政权党”还会存在。但“优势党”的政治垄断不再被接受，“政权党”当前的形式在最低限度将会被复杂地保留着。在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党建设及在政治权力面前建立起正常的俄罗斯政党制度的任务仍然没有结束，仍在继续中。

注 释

- ① 人民论坛编：《大国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 ② Голсов Г.В. Лихтенштейн А.В.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дизайн: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олис.2001.№1.С47
- ③ Устименко С.Иванов А. "партий вла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 Власть.-2003.-№8.-стр.24-25.
- ④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М.:Проспект,2011,С25.
- ⑤ Лиотар Ж.Ф.Состояние постмодерна. Пер. с фр. – М.: Эксперимен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спб.: Алетея 1998
- ⑥ Думские выборы и их результаты. (http://niiss.ru/rus2003_19-20_07.shtml.)
- ⑦ ИТОГИ ВЫБОРОВ В ГОСДУМУ 2007 (<http://gduma.ru/itogi.htm>.)
- ⑧ Список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http://minjust.ru/nko/gosreg/partii/spisok>)
- ⑨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главы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ru.wikipedia.org/wiki/Действующие_главы_субъектов_Российской_Федерации)
- ⑩ Медведев реформирует “Единую Россию”(http://admin3.dni.ru/polit/2012/5/25/234147.html)

[责任编辑 钱道赓]

The State Governance Process' "Power Party"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Na Chuanlin

Abstrac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Russia is a "non-ruling party's multi-party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Russian State Duma elections, the party which won no right to form a cabine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nominated by the President after the State Duma agreed the candidate. Russia have "power party "but no the ruling party now. "Power Par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state governa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ussia's super-presidential system and no ruling party, "power party" formed in Russia. It will take time from the "power party "to " ruling party " in Russia's state governance. On the political phenomenon with Russian character, the paper research the essence, the reasons of 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and prospect of "power party "in the process of state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Russia. After the anti-Putin movement in 2012, as the " power party ", political monopoly of "superiority party" is no longer fully accepted, but in its current form " power party " will be preserved intricately at a minimum degree.

Key words: Russian President; State Governance in Russia; "Gower Party "; "United Russia" Party ; "Superiority Party"; State Duma Elections